

父女英烈

■程菊英



1934年11月，北上抗日的红10军团挺进皖浙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于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利，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闽浙赣苏区全部丧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作者程菊英的女儿罗鸣春坚持在苏区斗争，毅然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救护队，为保护伤员和群众而英勇牺牲。时隔不久，作者的丈夫罗英也在随红10军团转战中壮烈牺牲。文章记述了作者分别于女儿、丈夫最后一次共处时的美好回忆，字里行间既透露着冷静与刚毅，又充满着对女儿、丈夫的深情怀念，对革命英烈的敬仰。正如文中所说：父女英烈“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前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向赣东北根据地“围剿”最疯狂的时期，我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所在地——葛源镇。一个初冬的早晨，天上下着冷雨，这天鸣春起得格外早，她一下床，就慌忙整理行装和药包。她很高兴，微笑着向我走来，双手搂抱着我，看着我的两眼说：“妈妈，我参加了医院组成的临时救护队，今天就要出发。”

我一听，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鸣春为什么那么兴奋，不由得为她担心：“你参加了救护队，你能胜任？你要知道你并不是男子哟！”

“那没有什么，妈妈！”鸣春接着说，“我的身体也还结实，而且我们救护队里有不少的姑娘。”

“孩子！不一定非要你去不可，”沉默片刻之后，我勉强地说，“我感觉心情不好，你向队长请个假，今天暂且不去吧！”

“不成！妈妈，”鸣春一边在检查携带的东西，一边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第二救护队的任务，是要把旺村所有的伤员，全部转移到红军医院来。”

我沉默了，站在窗前深思着，鸣春重新走近我身旁，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妈妈，你不是常对我说，人生应该忠诚和勇敢。现在战事非常紧张，前线的伤亡很大，救护工作是迫不及待的。”

我已看出来，一切都已决定了。可她还是个仅仅十七岁的孩子……

唉！还有什么说的呢？我知道这孩子的倔强性，和她爸爸一样，她想要做的，谁也阻拦不住，无论是谁，我也不成，就是她爸爸在旁也不成，谁也拦不住鸣春了……

“在枪林弹雨中工作，有多么危险啊！”我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眶里已含有泪珠。

“妈妈，你不记得爸爸说过？左有洪水，右有烈火，前有猛虎，后有毒蛇，他也一点儿不害怕。在火线上工作，在枪林弹雨中行军，这也是常事，只要习惯了就好了。”

此刻，我喉咙有些哽咽了，我随手将一包干粮塞进她的挂包里。

“妈妈！以后一切都会习惯的！”鸣春安慰我说，又握了握我的手，“再见吧！妈妈。”

她的心情是激动的，脸色是幸福的，欢乐的。我站在门外目送着她——我那个逐渐远去的、永远快乐而又可爱的孩子。不一会儿就听到：“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前进……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们贡献出青春……”

在南京时，十四岁的鸣春就像家庭主妇那样，代替着我的工作：携带弟妹，烧茶做饭；来了什么样的客人，她知道怎么接待；她知道白天让爸爸妈妈多休息一会儿，晚上就能更好地工作；她知道这工作是重要的秘密的（即地下党工作）；每当晚饭后，她就带着弟妹在门前玩耍，其实她是在那儿放哨，她爸爸经常说，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哨兵。

来到苏区后，她进了列宁师范。她的学习精神也跟她爸爸那样，不知天光日夜，手不离卷的。她的学习成绩经常是第一名，得过许多奖状，我记得有一张奖状上这样写着：“你是红色的姑娘，你是列宁的好学生。”她学校的教务主任——叶蓉老师，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说

过：“鸣春这孩子，真不愧为罗英的后代。”她的很多男同学，都跟她交朋友，为平生最大的光荣。一九三四年初春，为了工作的需要，她还没毕业，就被调到红军医院担任看护。除了这项工作外，她兼任的职务更是多种多样的，如：红军宣传员、共青团机要通信员，红军识字班和群众夜校的教师等。

这期间，她爸爸罗英一月回来看望一次，或两三个月来家看望一次，但我和鸣春可从没离开过。她每天早出晚归，她总是在天刚刚发亮就起床，很晚才回家，从来没听她说过半句疲劳的话。有时加了夜班，深夜才回家，但她不马上倒下睡觉，还偷空帮我洗衣服，给爸爸做布鞋，给弟妹补衣裤；第二天，我睡醒时，房前屋后已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人也上班去了。

有时，她还要下乡给苏区的群众看病、种牛痘。碰着路远了，来去几十里，她也摸着黑，跋山涉水，或是冒着风雨赶回家来，以免我牵挂。她曾说：“下乡工作真不容易啊！下雨、泥泞、烂泥黏着鞋跟，脚皮也磨破了，但我甘心落后。”她告诉我：“群众把我当成大人看待，称我为医生。”她说：“群众这样称呼我，是给我的最大的荣誉，我更应该忘我地去工作……”

乌云涌上来，又要下雨了。午后，我去到红军医院，医院的同志告诉我：“她们已回来一趟了，已转移了第一批伤员；现在是在第二趟，今晚能否赶回来，未定。”

夜深了，风继续地刮着，我没有心思睡觉，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的动静，极力想在那么不宁静的暴风雨中听出个什么动静来。终于听着了，那是我非常熟悉的脚步声。我不由自主地走下床来，披上衣服，连忙就去开了前门。然而走进来的却是一位男人，他正是红军医院的政治主任——胡珊同志。他的突如其来，引起了我的一种直觉，我觉得不幸和灾难可能来临了。胡主任低下头沉痛地对我说：“程嫂（在南京时他就这样习惯地称呼我）！你的孩子鸣春，永远与你告别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我颓然地倒在一个木椅子上。可我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句话：“她真的牺牲了？我不信，她真的牺牲了？……”

必会有那样的女儿。现在说完了女儿，不能不说说她的父亲，我的丈夫罗英。

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大雪纷飞，红十军的战士们转战赣东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突围北上。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包围下，战斗是异常残酷的，红军伤亡很大，罗英当时也负了伤，被留在红军家属住处黄柏沅地方养伤。

那是一九三五年初，一个难忘的冬夜，外面风雪交加，寒气逼人。我们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生着一个小火盆，桌上燃着两支蜡烛，烛光被寒风吹得摇曳，此外一切都是沉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英哥坐在窗前的灯光下，翻阅着文卷，宁儿无声地坐在我的膝上。那沉默而可怕的气氛，充满了全屋。我脑海里不断默念着：分别了，要分别了，他这一次出去远征，不知哪年哪月我们才能相会。

我们曾一直患难与共。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统治的上海，要找一个职业是多么艰难啊！然而，英哥为了让我能在上海生活下去，他找不到工作做，宁愿去拉西洋镜、卖报纸、擦皮鞋，也不肯让我回到苦难的故乡去。我是个只认得几个字的乡村女子，可是他竟要带我到外国去留学，这又是多么出人意外和新奇啊！资本家的太太和小姐们奚落他说：“带一个这样的土包子到外国去，是给中国人丢脸。”但他并不理睬这些奚落，他费尽心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我带到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俄国莫斯科。在那儿的三年时间里，我俩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就是上街买东西，也要我跟他去当翻译（因为我的俄语说得比他好）。我——一个初次远离故乡的人，是多么怀念故土、怀念祖国啊！他告诉我说：“正因为我们怀念祖国，为了要让祖国繁荣和富强，我们就更应该多学些东西——将革命理论带回去；也正因为我们需要学习革命理论，我们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革命的圣地——莫斯科。”

回国后，他遵照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回江西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于是，他带我一同逃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软禁，越过无数的险口和难关，来到了苏区。他担任了红十军独立团政委、团长、红军学校校长、军部秘书等，工作虽无比繁重，但他从没有忘掉过我，他总趁趁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回家来看望我，安慰我，为了能让我与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一些许可的改善，他尽最大的努力将他仅有的少得可怜的微薄的薪金，节省下来交给我。

在苏区的几年里，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虽然物质生活上艰苦，但我总觉得我们的家庭是团聚的，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然而现在在这种生活就要结束了，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英哥！这般寒冷的天气，明天也得走吗？”在长时间的静默之后，我这样问他。

“当然得走！”他简短地回答。

“你的伤口没有痊愈，又是单枪匹马，未必能赶得上部队。假如路上发生什么意外，那叫我们怎么办呢？英哥，我求你去一密信，向方志敏军长请一个长假，免此一遭吧！”我乞求似的说着。

“不能的，英妹！”他激动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党和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卑陋的行为！这是临阵脱逃！”

我想起了已经死去的鸣春，实在害怕再次和亲人分离了！但我只是轻声自叹，而没有说出来，泪水不禁掉在衣襟上，心中感到非常凄婉。

我自知这种挽留，只是徒劳。多少年来他抛弃故乡，离别家中父老，又是为了什么？从莫斯科回国后，蒋介石委派他担任两广的招兵委员，这官位不小，薪金也很高，满可以名利双收的，但他拒绝接受。他说：“这是奴才、走狗才去做的事，这是反革命对革命者的收买。”他宁愿受到统治者的软禁，也不愿接任它的高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回江西时，当时的省长熊式辉的叔叔要他去当某工厂的经理，也被他断然拒绝，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敌境，去出任一个伪县大队长，在虎口组织中，发动士兵起义，这又是为了什么？

好一会儿后，英哥才抚摸着宁儿，并轻声地带着安慰的口气对着我说：“英妹！我何尝是忍心丢下你们而到战场上去呢？我知道一个人若上了战场，他的生命就不属于他所掌握。但是为了我们那许多在帝国主义者强权压迫下的同胞，我们不能不去作有力的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夺回人民应享的权利和幸福；只有凭着我们的热血，舍弃我们的头颅，

才能造就自由的中华。我总想，一个人能为众人而死，那么他的死是光荣而值得赞扬的。苏区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要闹革命，尚且不顾生死，何况我们红军战士？何况我们红军军官？”

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为了调节这紧张的气氛，英哥说毕，起身将怀中的宁儿轻轻放床上，伸手从橱中取出一瓶酒和两只玻璃杯来，热情地说：“英妹！不用沉默了吧！来！放出一点英雄气来！趁此刻，你为我的前途干一杯，我也为你未来的幸福干一杯！”

这时候，我不能不被他一番激烈的言语所感动，我慢慢走到他面前，拿起桌上的杯子，为了祝福红军的胜利，为了祝福他的前途，我连饮了三杯，并鼓起勇气说：“英哥！你放心吧！我会牢记着你的话语。”可是我的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滴入杯子里。

他放了杯子，又以祈求和兴奋的声音说：“英妹！为我再唱一个你爱唱的《马赛曲》吧！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听到你的歌声，你就以此曲作为给我们临别时的赠礼吧！”

烛光渐渐地暗淡着，蜡烛也快燃完了，就在这样一个风雪的黎明，我们夫妇别离开了。

不知不觉冬天已过，春天来到了。外面依然桃红柳绿，莺莺鸣唱，山明水秀的乡村景色，是格外的美丽而可爱，独有我的英哥，一去数月，杳无消息。

两个月后，我获得这样一个消息：“红十军在怀玉山地方，被敌人以七倍以上的兵力所包围，方志敏同志被俘。”这时，我有如天雷震耳，眼前只觉得一片漆黑。我想，我们敬爱的首长，英勇的方志敏同志不至于被俘吧？可不久，这消息果然被证实。同时我又接获一封寄自不明地址的信件，信封上的字迹，并不是英哥所写。我呆住了，怕拆开这封信，最后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咬紧牙关，拆开它阅读了：

亲爱的程菊英同志！

很痛心地给你写去这封信。首先，我请求你，应集中勇敢和坚毅，迎接这来到的最大的不幸：你的孩子的爸爸、我们忠实的同志和战友罗英牺牲了。

在怀玉山战役中，我红十军主力被包围，罗英同志曾带伤突出了包围圈，率领着残余部队，冲至安徽省太平县屯溪市地方，结果又被敌人追击部队所包围。经过数日数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又无后援部队，罗英同志和他的部下全部壮烈牺牲。

你的、我们的终生难忘的同志，为了人类壮丽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但是要知道：千百颗勇敢的正直的心，就是我们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全国人民会和我们一道，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最后紧握住你的手，再一次地希望你坚毅和勇敢，希望你忍耐，希望你化悲痛为力量。胜利终有时日。

红十军浙东挺进师友仁仁上于三五年四月某日深夜

啊！可怕的消息啊！悲哀啊！沉痛啊！英哥临别时的话语，句句成了预言了。我在痛定思痛之后，忽又记起他的话“善视棺中儿，以慰地下魂”，同时我也觉得他的死，是最伟大最光荣的死。

英哥、鸣春及所有的革命烈士们！你们是值得长眠安息的，你们的遗志和理想已经实现了。你们以不朽的革命功勋、不屈不挠的为国牺牲的壮烈精神，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品德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榜样，给了青年一代以伟大的教育。

（罗 宁整理）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程菊英 女，文中身份为红10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团长、红军学校校长罗英同志的夫人。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的老家住在城乡接合部，家里世代以土地为生。在我的记忆里，老家并不富裕，父老乡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与生活较劲。

农忙时，太阳的烈焰把土地烤得发烫，一股股热浪蒸腾而起，在长熟了了的庄稼地里穿梭鼓荡。日头落了，乡亲们借着明晃晃的月光，仍在田里忙碌，他们对土地的依恋绝不亚于蜜蜂对花朵的痴迷。一天傍晚，正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在田里帮母亲收割早稻，看见一群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在田埂上散步，就好奇地问：“妈，为什么他们晚上不干农活呢？”妈妈直起身子瞥了他们一眼对我说：“他们是纺织厂的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你将来争取考大学，妈也能像城里的老太太一样跟你享几天清福！”妈妈的话，像在我的心田里种下了一粒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激奋我拼搏人生的精神。

在学校，教室的门窗玻璃均已损坏。一到冬天，我们就用塑料膜把窗户封起来，但是狡猾的寒风，总能恣意着雪花从那些括不严的缝隙钻进来，教室冷得就像一个冰窖，很多同学的手脚没几天就会肿得像面包一样。早上出门时，我望着旷野白茫茫的一片，把头缩在围巾里想逃学。妈妈见了说：“儿子，只有不断地努力和坚持，才能获得成功。”

妈妈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挑着自家刚采摘下来的蔬菜去城里的露天集市售卖。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去给妈妈送伞，正好碰到一个家住县城的女同学在她摊前买菜。我悄悄地躲在报亭旁，不敢过去。旁边卖报的阿姨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大姐，为了供孩子上学，午饭都不舍得吃，哎……真不容易。”我伸出头来望着母亲，她浑身淋透了，头发都在滴水，我突然鼻子酸酸的，难受得眼泪哗哗直掉。

中学毕业后，我经人介绍，到离家不远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了一名临时工。穿一身干净衣服、拿一份稳定工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安逸的工作，但我认为应该像书中所说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

第二年春天，我怀着人生的梦想，毫不犹豫地离开工厂参军入伍，到了一个“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抬头一线天，低头毒蛇窜”的大深山里。面对艰苦的环境，我反复用“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话给自己鼓励打气。

每天在山洞里，工作内容单一，生活也非常枯燥。遇到下雨天，从山顶渗到洞底的水，顷刻变成漫过脚踝的泥浆，空气特别浑浊；洞壁裸露的大青石，伴着若明若暗的灯光，就像青面獠牙的怪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你，非常恐怖。

二十年了，从部队带回的那些东西都已渐渐发黄，纪念册、日记本、旧军装还有累趴在训练场时和战友们经常谈起的理想

只有一样东西没有随岁月染黄，反而随着时光流淌，日益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一枚军功章是我参军十载部队给我的最高荣誉它见证了我的坚强和勇敢也见证了我的怯懦和彷徨

这枚小小的军功章啊是我今生最珍贵的收藏我每次看见它就会看见一束光照亮那片低矮的营房照亮我一身戎装和我手持钢枪的模样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田埂上的期盼

■程荣贵

一个同年的战友，在家没干过重活。面对每天繁重的工作任务，他劝我一块逃离这里，被我断然拒绝。我心里清楚，我不能后退，必须在人生的荒原上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尽管我每天很累，但因为妈妈的鼓励和梦想的呼唤，就一路披荆斩棘走了过来，而且每一步都迈得很沉稳、很坚实。因工作成绩突出、加上自己写写画画的特长，当兵第三年，我被破格提干。

遗憾的是，在我工作家庭相对稳定，想把父母接到身边的时候，那含辛茹苦的双亲，因长年辛勤操劳、积劳成疾，远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想，我能从人生寒冷的冬天，走进阳光明媚的春天；从一个泥巴裹满裤腿的乡村，走进车水马龙的都市；从一生应该这样度过的时候：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

第二年春天，我怀着人生的梦想，毫不犹豫地离开工厂参军入伍，到了一个“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抬头一线天，低头毒蛇窜”的大深山里。面对艰苦的环境，我反复用“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话给自己鼓励打气。

每天在山洞里，工作内容单一，生活也非常枯燥。遇到下雨天，从山顶渗到洞底的水，顷刻变成漫过脚踝的泥浆，空气特别浑浊；洞壁裸露的大青石，伴着若明若暗的灯光，就像青面獠牙的怪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你，非常恐怖。

二十年了，从部队带回的那些东西都已渐渐发黄，纪念册、日记本、旧军装还有累趴在训练场时和战友们经常谈起的理想

只有一样东西没有随岁月染黄，反而随着时光流淌，日益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一枚军功章是我参军十载部队给我的最高荣誉它见证了我的坚强和勇敢也见证了我的怯懦和彷徨

这枚小小的军功章啊是我今生最珍贵的收藏我每次看见它就会看见一束光照亮那片低矮的营房照亮我一身戎装和我手持钢枪的模样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啊！我爱灯标。

